

陈佳妮 ★ 著

“有一组抗日的故事，与云南有关。
有一组军人的故事，与云南有关。
这本书的英雄，与中国有关。
英雄倒下时，历史没有结束。苍茫大地
一派寂静，待我清啸一喉……”

想念过去的英雄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想念过去的英雄

陈佳妮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想念过去的英雄 / 陈佳妮著. —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
2009

ISBN 978-7-5033-2189-4

I. 想… II. 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37361 号

书 名: 想念过去的英雄

作 者: 陈佳妮

责任编辑: 张 鹰

封面设计: 幻像港设计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协力旁普包装制品有限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136 千字

印 张: 7.125

版 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189-4

定 价: 22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虎 祀	1
草上飞	22
勇敢的人	30
一个人的滇军	41
滇军那些兵	46
散兵游勇	57
五月蜻蜓飞	84
李明海的鞋	132
两个士兵	141
骓	149
国防京剧团与“鱼得海”	156
虎 祭	161
寻找词汇的途中	217

虎 祀

罗哩罗 罗哩罗，
远古的时候没有天，
远古的时候没有地。
要造天啦！
要造地啦！
哪个来造天？
哪个来造地？

罗哩罗 罗哩罗，
用虎的脊梁骨撑天心，
用虎的脚杆骨撑四边。
肩膀作东南西北方向。
虎皮铺满山冈，
左眼是太阳，

右眼是月亮。
把天撑起来了，
地也稳实了。

罗哩罗，罗哩罗，
虎牙是武器，虎心是老祖的心。
远古不有老虎，地上就不有了彝族。
所有彝族是一家，
所有动物是一家，
所有草木是一家。

——彝族古歌《创世纪》

1

这个鸡巴梁子还叫做个山？树是只有一棵半棵，草和灌木也没得了，泡浮土怕是有膝盖那么深。风，冷飕飕地吹着，霜也比昨天大些，虫是虫不叫，鸟是鸟不鸣，好像憋着点什么事，怪怪的，很彥人。

不远处不时传来几挺美式五〇机枪的扫射声，指不定打什么目标。还有美国兵在胡乱嚷叫。

无名小高地已被包围，表面阵地也已被占领，三连长领40多位战士坚守在坑道里已有小半个月，既不能冲出去也不能死守。就这么等着，等待着上级的命令。

天色黝黯，很阴沉。

一只隼从天边滑翔着下降，落在不远处的土堆上，他驼着背，拍拍翅膀，收拢起来。

罗应保在铁丝网旁边的坑道里，懒散地躺下。他闭起一只眼睛，用另一只眼睛使劲瞄准着土堆上的那只隼，他早就注意到它了，和家乡梁子那只黑隼一模一样。

罗应保是三天前被补充到三连的。先前在团运输连赶骡子。团里命他送给养、弹药和水。东西是送到了，一个班却只剩下他一个人冲进坑道，于是罗应保自然成了三连的兵。

罗应保刚参军的时候还穿开右襟的短衣，大裤脚，披着油亮黑黄的羊皮褂。当了兵，就取下了左耳朵上的大耳环。换上军装。头顶仍留下一小块叫做“天菩萨”的头发，只有这还能看出来，这个又黑又瘦的兵，是个彝人。

黑隼在土堆上踱着走了两步，就停下来。鬼魂似的，冷冷盯住罗应保看，罗应保也眯缝着一只眼睛瞄准它，瞄着瞄着，就觉得它眼熟了，像是老毕摩披着他黑色的擦尔瓦，静穆地蹲在那里。罗应保心想，它来整哪样？这里是朝鲜的三八线呀。

小时候的那天下午，罗应保也是这样远远地用眼睛瞄准着锅盖梁子上那只黑隼，它在蓝天上盘桓着盘桓着，就落在—间土掌房后面，然后他看见老毕摩从那间土掌房走出来，在开满山茶花和马缨花的山路上走了一会，停在罗家门前。

罗家的房梁上，排着一颗一颗动物的头颅，每一颗头颅的眼睛里，都有一条彩光，有的闪着仇恨，有的显得宁

静安详。门口晾晒着一张虎皮。这时老人感到阴沉沉的房子忽然扫进一大片阳光，照在老人的头发上、老人的衣服上，照在那些鹿角和雉鸡的羽毛上。于是它们都明亮起来了。老人对罗应保的阿爸说，日子快到了，怕是该祭老虎了。这时天空又变得阴沉了，射在那金色虎皮上的阳光一丝一寸地隐没下去。黑咕隆咚的罗应保这时从门外像头小黑豹子那样冲进屋里，撞在老毕摩的身上，抬起头说：下雨了。

2

新兵训练结束，就要分配了，大个子连长在用他的山西普通话给新兵们讲国际形势。部队新招募的一批骡马队伍路过，骡马些就跑来他身后看热闹，新兵们就笑。

那几个北方老兵怎么吆喝驱赶也没有用，连长气得解皮带要去抽它们，罗应保就喊报告，说：这些骡子只会听彝话，我来吆。罗应保用彝话呵斥一声：烂肠瘟，走球，走球，哦呵，走球。骡子们顺利归队。

后来，罗应保自然分到了团运输队赶骡子，他倒是不嫌弃，到哪里不是干活呢，彝家伙子很认不得怕苦。

3

正常情况下，彝人每家每年要请毕摩做三次法事。春

天，万物复苏的时候，彝人要为除却别人的闲言碎语而做一次驱邪法事；夏天，七八月份，彝人认为，自己的仇人会在暗地里做一些巫术诅咒自己，要请毕摩做法事来反咒，以保平安；秋天，他们认为人的灵魂会离开身体去流浪，所以必须做招魂法事。而祭虎，事实上就是祭祖。那是整个寨子都要参加的大事。老毕摩亲自来打招呼，那是看得起你家。

彝人称虎为罗，在他们的姓氏中，罗就表示他们是虎的后代。男人自称罗罗颇，意思是雄虎；女人自称罗罗嫫，意思是母虎。

老虎是彝人的老祖先。

4

祭虎的时候，罗应保静静地坐在老火塘边，打量着老毕摩，他头上戴着竹子编起的法帽，缝着黑色薄毡，显得阴森；他手里拿着神扇和经书，经书里有看不懂的经文和图画；他一会儿摇一摇神铃（彝语称“毕具”），一会儿舞一舞神枝（彝语称“古”），一会儿从法网里掏出怪里咕咚的法器，有鹰爪、猪牙项圈、虎牙……那些东西具有特殊的神力。

老毕摩围着虎皮不时念诵：“法笠黑压压，法扇摇晃晃，签筒如林立，神铃似雷震。”

老毕摩做法事的时候，简直不像平常眼里那个憨厚又

好玩的人了，他口里念着经文，舞扇摇铃，出神入化……

眼睛盯得涩了，罗应保转过头看别的。罗应保的眼睛天生和别人不一样，闭着也像睁着，眯缝时眼睛发出去的光很硬。罗应保盯着房梁上的几只鹿角，黄澄澄的就悬在他头顶。屋里老火塘的光微微晃动，它们就好像活了起来。悬在中间的老虎皮，毛色浅黄，伸展着黑色和深棕色的条纹，那些条纹一直延伸到腹部，然后渐渐变浅，浅成淡淡的乳白色；虎头滚圆，脸颊环绕着长长的颊毛，使它看起来威风凛凛。

它的眼睛也像罗应保一样，半眯半闭；长长的鼻骨隆在额下，粉色的鼻头爬满黑点；毛茸茸的耳朵，又短又圆。

这时候，罗应保看见毕摩透明的影子在老虎尾巴处舞动来舞动去，和老虎尾巴纠缠在一起，那尾巴又粗又长，有黑色环纹一圈一圈环绕，尾尖是黑色的。

穿过毕摩的影子，罗应保又看到另外一个影子从老虎尾巴飘过……

那次，老毕摩狠狠地瞪过他一眼，对阿爸说：这个小娃再长大些，可以跟我学习，我看得着的小娃到时候我会来叫他，我不收你家的礼。

5

每年到了正月初八这天，彝人的各个家支都要在葫芦瓢凸面绘虎头，悬挂在大门楣上。这天晚上，老毕摩还会

占卜选出八个人，披上画着老虎斑纹的披毡，在脸、手、脚上都画上虎纹，扮成老虎的模样。在黑虎带领下，这群老虎们会到全村各家各户，一边以葫芦笙和大罗笙伴奏，一边跳模仿老虎动作的舞，驱鬼除邪。

这就是“跳老虎”，彝语叫做“罗麻乃轰”。

老毕摩说，“跳老虎”已经跳了有一千好几百年了。远古的时候，我们阿罗人祖先居住在深山密林里，常常被豺豹蟒蛇侵扰，庄稼被野狗毁坏，山外人也来骚扰，防不胜防。后来，阿罗人把老虎皮披在身上，跳起虎舞，守卫村寨。得到兽中之王的威力，村寨安宁了，牛羊平安了，村寨一片吉祥。从此彝人每年都要“跳老虎”。

第一天有八只老虎参加，以后每天增加一只，到正月十五增加到十五只老虎。先来的是大老虎，后来的是小老虎。

夜间，在田间燃起火堆，吹着葫芦笙绕寨而行。葫芦笙的葫芦，就象征老虎，从葫芦笙里发出来的声音，是纪日十二兽之首母虎的声音，也就是山神、土主和彝族祖先的声音。

十五只老虎都出场后，雌雄老小虎都齐了，全村就摆酒庆贺，整夜狂欢。一直玩到天亮结束。

罗应保白天玩累了，夜里就守在老火塘边。这次他是老毕摩占卜出来的小老虎，跳啊跳啊，乐了好多天。

十五这天夜里，扮成小老虎的罗应保，单手托着自己的下巴，在老火塘边听着老毕摩讲故事。

“天神在创世之初，派了他的五个儿子去造天。天造好了之后，便用雷电来试天，结果天裂开了，用什么补天呢？”老毕摩慢慢悠悠把细弱的声线从喉咙里捻线一样捻了出来：

格滋天神说：
山上有老虎，
世间的东西要算虎最猛，
引老虎去！
哄老虎去！
用虎的脊梁骨撑天心，
用虎的脚杆骨撑四边。

.....

四根大骨莫要分，
四根大骨作撑天的柱子；
肩膀莫要分，
肩膀作东南西北方向。
把天撑起来了，
天也稳实了。

.....

虎头莫要分，
虎头作天头。
虎尾莫要分，
虎尾作天尾。

虎鼻莫要分，
虎鼻作天鼻。
虎耳莫要分，
虎耳作天耳。

虎眼莫要分，
左眼作太阳，
右眼作月亮。
虎须莫要分，
胡须作阳光。
虎牙莫要分，
虎牙作星星。
虎油莫要分，
虎油作云彩。

.....

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世间万物。

.....

天上挤满了晶亮的星星，地上的篝火通红热烈，跳舞的人们依然陶醉在葫芦笙的乐声中。夜幕下的干坝塘在巨大的山上只是一个微小的亮点。

老毕摩唱着，讲着。一群孩子拢坐在火塘边上。

火光烤着大家的脸，热烘烘的。火的影子在众人脸上跳舞。有孩子盯着老毕摩脸上老树皮一样的皱纹看呀看，

想着格兹天神的脸怕就是这样的；有人盯着火塘里跳跃翻腾的火苗，回味造天造地的老古歌；还有个孩子用一只眼睛瞄准着梁上狰狞的野兽头颅，瞄准着额中央黑黑的弹洞。火塘里火星飞溅，老毕摩说：“我们彝人是不怕困难的。要捉豹子就要下山箐，要捉岩鹰就要上高山。”接着抱起烟筒，深深地吸了几口烟，吐出白白的烟雾，罗应保又用眼睛去瞄准烟嘴上那个一亮一灭的火点。

吸够了烟，老毕摩慢慢地开始讲：“说来话长，我们干坝塘，不出贪官也不出恶霸，从古到今只出猎人，每一代还都要出几个神枪手，要是不有我们的神枪手，当年的外国洋鬼子早就打进我们国家来了。”

“那窝洋鬼仗着有洋枪，以为打得赢我们彝人。牛逼哄哄就往锅盖梁子这边冲来，彝人是好惹呢？你想想，我们彝人的祖先是老虎，洋人的祖先是羊！”

“我们都是猎人堆堆里面挑出来的好伙子，个个都是神枪手，哪个是吃素呢？不消说了，噶啊、噶啊、噶啊，一天到晚，干死球掉四十几个洋人，我们彝人一个不有死，扎实厉害。你们这些小娃娃长大了给敢去扛枪？”

“敢，敢，咋个不敢？打洋鬼子，噶啊一个，噶啊一个。”孩子们叫着，在火塘边又打又闹。

6

干坝塘在大山的皱褶里，依林傍水，一色的土掌房，

大青树、青桐树、水冬瓜、黄栌林、油松树，山梁子的树林里可以放牧牛羊，雷响田里种的包谷、莽子就是主粮。

新中国解放了，分田分地了，土匪打光了，新的生活扑通就掉到面前。可是，那些美国佬打完法西斯打昏头了，又想来打朝鲜打中国，叫人鬼火起，要保护这些好日子。所以，这个儿子送去当兵怕是还要得的，毕摩老爹的事，先搁一下不咋个嘛。阿爸笑眯乐和地对毕摩老爹说。毕摩老爹只是吃酒，低着头，并不多话，最后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你要回来呢，你不回来我就不得歇了。”然后毕摩老爹就在火塘边睡着了。

7

他这样说的时侯，罗应保看着碗里清冽的苞谷酒，酒面上泛着彩光，他闷起头，咕咚咕咚就把酒干下去了。火塘里的干树枝烧得噼里啪啦响，房梁上的兽角和兽皮，恍惚又在他的意识中复活，慢慢游近他，越来越清晰。

对面那组成火网的五〇机枪让罗应保恨得牙齿都打起颤，咯噔噔咯噔噔。

罗应保他们班那几个兵死得惨。全躺在山下，谁也不能去掩埋他们的尸体。

三天了，美国鬼子还不断用机枪去扫他们。每次听见那扫射在尸体上的噗噗声，罗应保的脸就绿了，像是被人抽了一鞭子。

搞不清是不是中午的时候，美国鬼子的值班机枪声也都渐渐平息了。罗应保坐在异乡的土地上，把玩着坑道边的野花闲草。脑袋里有些空，向阳山坡上战友的尸体，横七竖八，像在看着自己。早晨那黑隼的样子也怪，眼睛像是在说话。它想说什么？美国机枪烦鸡巴的响，像神话里的那几条毒蛇。毕摩老爹的手鼓好像正在什么地方咚咚着，是不是又到了祭虎的日子了？阳光忽地扫过来，暖着罗应保的“天菩萨”，暖着罗应保的脸和肩，暖着罗应保干燥开裂的嘴唇，然后忽地又被云彩遮住。

罗应保把一把炒面慢慢倒进嘴里，任它们吸干口腔里的水分，炒面的麦香味早已没有了，它没有苦荞面好吃，苦荞会回甜。

罗应保抬眼向远处望，恍惚中，山上长满了锅盖梁子才会有的青翠，青桧、黄栌、花楸、马缨花，李子箐的那股山泉好甜，好凉爽。喝够了泉水，就沿着树阴里的小径慢慢向前走。

罗应保一边走，一边回望着自己的脚印，一个一个虎掌压出的浅印，像大瓣的梅花。罗应保就带着自己的脚印慢慢进入老虎生命的轨迹。是换岗了吗？还是又走回坑道了？不清楚。罗应保无法摆脱一些记忆，虽然时间删节了许多内容。“遗忘”在减轻生命的负荷，可是有的记忆存入了血液里，模糊不了生命的种子。

罗应保回头，仿佛看见有条黑色环纹的尾巴在身后，黑色的尾尖一瞬间闪过。等他再转身找，又不见了。

8

运输连的山西兵知道一点秘密，罗应保从不动手打马打骡子，任你再倔的牲口，他只要往旁边一站，就老实了。有时他半眯着眼睛，骡马就都安静了，甚至哆嗦。山西兵很想学会这一招，可惜他没有机会了，他牺牲在向阳的山坡上，身上还背着给三连做给养的大萝卜。

天色渐黑的时候，罗应保走到三连长面前，要借他随身不离手的日式三八大盖步枪。三连长犹豫地看着他，又看看旁边一大堆缴来的卡宾枪和牺牲了的战友们的转盘冲锋枪，有些不解。团里没人不知道，三连长是老八路，他的三八枪是用大刀片砍死日本鬼子，从鬼子手里夺来的。爱不释手比命还重。这杆枪刺死不知多少敌人。因为三连长是全团有名的刺杀英雄，团里破例奖给他的。

三连长盯着罗应保的瞳仁问：“你要它干吗？”

“干那鸡巴机枪。”罗应保不习惯被人这么盯着，他避开目光回答。

三连长想了想就说：“射程倒是够得着，你行吗？你不是运输队那个……云南小彝族吗？”三连长本来要问他是不是赶骡子那个彝族，怕伤了同志的自尊才忙改口的。罗应保听得出来，只是赶骡子又不丢人。他点了点头说：试试嘛。

三连长提起枪老练油滑地拉栓上膛又退膛，相当精熟，